

desilver 文川阁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阁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悲翡达夫人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7551.4

3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悲翡达夫人

——加尔多斯小说选

[西班牙] 加尔多斯 著

王永达 杨明江

郭有鸿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Benito Pérez Galdós
Novelas Escogida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翡达夫人/(西班牙)加尔多斯(Galdós)著;王永达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
ISBN 7-02-002091-7

I. 悲… II. ①加… ②王… III. 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136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7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 插页 1
199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43.9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前 言

加尔多斯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其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本书选收了作者不同题材、不同体裁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三部代表作品,阅读这三部作品,既可了解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又能加深对作者的个人生活及创作活动的认识。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于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加那利群岛的首府拉斯帕尔马斯,自幼便显示出特殊的才能,四岁即能阅读,六岁作文,七岁写诗。少年时代,他在该岛的一所英国人开办的中学就读,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音乐、绘画和科学知识,并开始阅读西班牙及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一八六三年,他赴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然而他对法律并无兴趣,一八六九年毕业后便投身新闻工作,先后为《论战报》、《国民报》和《西班牙杂志》等报刊撰稿,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尝试。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金泉》问世,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西班牙的民主主义者反抗一八一四年王政复辟的斗争。他发表了最初的几部小说之后,便全力从事卷帙浩瀚的历史巨著《民族演义》的写作,从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第一辑第一卷《特拉法尔加》开始,到一八七九年完成了两辑(二十卷)。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时,作者已觉察到王政复辟的严重威

1735/54

胁,于是开始写作当代题材的小说,至一八八〇年,他毅然中断《民族演义》的创作,致力于当代小说的创作,从各个方面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落后势力,鞭挞专制主义。本书所收的三部作品均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到了一八九八年,加尔多斯又开始创作《民族演义》第三辑,至一九一二年出版最后一卷《卡诺瓦斯》止,一共完成了五辑四十六卷(最后一辑只完成了六卷)。这四十六卷作品,每卷都是一本独立的小说,每十卷为一辑,每辑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描写一段史实。它反映了从一八〇五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部巨著以西班牙文学前所未有的宏伟结构,体现了西班牙人民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英雄气概,在西班牙语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一九一五年。

加尔多斯一生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个剧本,游记、回忆录、政治讲演集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十五种。由于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他于一八九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两次当选为共和派议员。一九一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而未能入选。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在马德里逝世。

加尔多斯的小说可分为历史小说和现实小说两大类。他的现实小说大多创作于一八七六至一八九七年之间,小说反映的也正是这一时期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从十九世纪初开始,西班牙相继发生了四次革命,但都没有取得成果;在反抗拿破仑侵略期间得到蓬勃发展的人民运动,成了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妥协的牺牲品;一八六八年爆发的第五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伊莎贝拉二世的统治,但资产阶级很快就背叛了人民,从君主

复辟中寻求和封建贵族妥协的道路。一八七五年,阿方索十二世登基,西班牙人民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土地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民主革命问题。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班牙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和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高涨,为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这个时期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搏斗,保守势力与民主力量的反复较量以及新旧思想间的矛盾冲突,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这个时期的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特色。

《悲翡达夫人》(1876)是作者描写保守与进步冲突的最好作品之一。小说以青年工程师佩佩·雷伊从首都马德里到奥巴霍萨姑妈家相亲为线索,通过他的沿途观感,剖析了这个西班牙内地小城的社会现状;接着,又从雷伊进入姑妈悲翡达夫人家开始,通过他和表妹的恋爱,同姑妈的新旧思想冲突以至最终为此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曲折经历,塑造了悲翡达夫人这样一个典型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物形象。

奥巴霍萨是个虚构的地名,但它正是当时西班牙内地小城的典型概括。这里保守闭塞、衰落凋敝,贵族地主阶级仍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封建特权,有着科学头脑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雷伊的到来搅扰了小城的封建秩序,因而为封建保守势力所不容。佩佩·雷伊一踏上这块怀有敌意的土地,便陷入了连续不断的讥讽、诬陷和围攻之中,而这一切正是悲翡达夫人和忏悔神父所精心策划的,在他们的诱使下,奥巴霍萨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从尊贵的主教到卑贱的村民,都加入了反对佩佩·雷伊的阴谋。雷伊感到悲伤、愤怒、冲动和绝望,他不想随遇而安,但又缺乏与厄运抗争的勇气,他消极犹豫,有时甚至被虚伪的宗教道德所迷惑,同恶势力采取和解与妥协的态度。他的软弱性格终于牺牲了自

己的年轻生命，也牺牲了深爱着他的表妹的幸福。佩佩·雷伊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悲剧，也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玛丽亚奈拉》(1878)是加尔多斯唯一的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也是作家本人最为得意的作品。它描写了孤女玛丽亚奈拉与庄园主的儿子、盲人少爷巴勃罗的恋爱悲剧。玛丽亚奈拉生得相貌怪异，瘦弱不堪，但却想象丰富，感情炽热。她在给盲人少爷当领路人期间，两人热烈地相爱着。此时，远道而来的特奥多罗大夫要为巴勃罗治疗眼疾，而巴勃罗的叔叔也带着女儿弗洛伦蒂娜来到庄园。这一切令玛丽亚奈拉痛不欲生。她担心巴勃罗复明后看到她的面貌而生厌恶，嫉妒美丽的弗洛伦蒂娜会夺走她的心上人，同时她又崇拜弗洛伦蒂娜的美丽和仁慈，把她看成圣母的化身。矛盾和痛苦的煎熬使她精神崩溃，就在巴勃罗恢复视力和移情别恋之时，她带着爱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玛丽亚奈拉本来是个被社会抛弃的孤女，寄居在一个穷苦人的家里，从来也没有过上像样的生活，她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用的人，倒是盲少爷充当了她的启蒙老师，给她讲述人生道理，教给她许多科学知识。情窦初开的少女渴望得到爱情的温暖，然而她未能逃脱世俗偏见的歧视，终于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加尔多斯似乎试图用法国哲学家孔德的“三阶段规律”(即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到现代实证阶段)阐述他作品人物的命运，玛丽亚奈拉代表神学(想象)，巴勃罗代表形而上学(理性)，特奥多罗代表现代实证(现实)，想象与现实发生冲突，胜利者自然是注重现实的人。这部作品情节简单，但故事十分感人，加之它那浪漫主义情调和抒情诗般的语言，给人一种清新的艺术感受。

《曼索朋友》(1882)被认为是作者的自传性小说，描写了自

己生活的一个片断：大学教授马克西莫·曼索是一位性情含蓄、忧郁多思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学识和耐心将邻居肉铺老板娘的儿子马努埃尔调教成一个知书达理、举止文雅的优秀青年。与此同时，他出于同情和怜爱之心，帮助孤女伊蕾内，介绍她到哥哥何塞家当家庭教师。渐渐地，他对她的怜悯发展成为热烈的爱情，但他又不能直抒胸臆，只是在暗中默默地保护着意中人，把她从心怀鬼胎的何塞手中解救出来。不料，从小受尽贫寒的伊蕾内向往上流社会生活，爱上了他的学生、社交界新星马努埃尔。曼索强忍失恋的痛苦，尽力成全他们的爱情。最后，马努埃尔和伊蕾内幸福地结合了，但他们的高贵仁慈的朋友曼索却因心力交瘁而与世长辞。这部小说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只是通过轻松善意的讽刺，生动优美的描绘，塑造了曼索这样一个自然、可爱而丰满的人物形象。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便宣称自己不是人，而是梦之梦，影之影，臆想之幻觉……甚至连尘世间芸芸众生中任何一个人的画像都算不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曼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教导学生马努埃尔，以慈爱之情帮助孤女伊蕾内，以宽容之心对待不断诈骗他钱财的落魄贵妇人坎迪达。他的为人，受人赞扬，他的学识，令人崇敬，然而在虚伪、混乱、卑劣的现实面前，他被冲击得痛苦不堪，犹如大战风车之后的堂吉珂德一样，精疲力尽，遍体鳞伤。曼索死了，他得以脱胎换骨进入净界，“在这种状态下，可以渐渐地直至绝对地获得一种情绪，即对尚未离开尘世生活岗位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步骤和努力予以极大的藐视……并以一种成年人看着自己童年时的玩具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情看待所有的人！”

八十年代初，西班牙的民主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加尔多斯对资产阶级政治感到失望，发表

于此时的《曼索朋友》带有一层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加尔多斯生活在西班牙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作为作家,加尔多斯一直把深刻认识和忠实反映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职责,尽管他的作品有浪漫的气质、抒情的色彩甚至荒诞神秘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其基调始终是“为人民发出呼声”。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鲜明的反宗教的民主思想,以及热烈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精神。

塑造典型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加尔多斯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加尔多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各种场面和各色人物,他把人物的性格塑造与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西班牙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

王永达

一九九四年十月

目 次

悲翡达夫人(王永达译)

第 一 章	比亚奥伦达! ……停车五分 钟!	3
第 二 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5
第 三 章	佩佩·雷伊	17
第 四 章	侄儿的到来	23
第 五 章	会有分歧吗?	27
第 六 章	分歧产生于意料之外	31
第 七 章	分歧在加深	37
第 八 章	急速恶化	42
第 九 章	分歧加深,有成对立之危险	49
第 十 章	对立显而易见	60
第 十 一 章	对立在加深	69
第 十 二 章	特洛伊一家	78
第 十 三 章	导火线	87
第 十 四 章	对抗继续加深	91
第 十 五 章	对抗仍在加深,直至宣战	98
第 十 六 章	晚上	101
第 十 七 章	黑暗中的光明	106
第 十 八 章	军队	115
第 十 九 章	激战——策略	123

第二十章	流言——担忧	153
第二十一章	煽动	139
第二十二章	觉醒!	149
第二十三章	奥秘	157
第二十四章	忏悔	160
第二十五章	意外的事件——惊慌失措的旅客	163
第二十六章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	173
第二十七章	一个神父的痛苦	180
第二十八章	佩佩·雷伊给胡安·雷伊先生的信	190
第二十九章	佩佩·雷伊给罗莎里奥·波伦蒂诺 斯的信	195
第三十章	追捕	195
第三十一章	悲翡达夫人	198
第三十二章	尾声:堂卡耶塔诺·波伦蒂诺写 给马德里一个朋友的信	204
第三十三章		211

玛丽亚奈拉(杨明江译)

第一章	迷路的人	215
第二章	向导引路	221
第三章	不寻常的对话	230
第四章	石头之家	238
第五章	工作——景色——人物	248
第六章	傻话	255
第七章	又一些傻话	262
第八章	依然是傻话	269
第九章	戈尔芬兄弟	278

第十章	两个村镇孩子的历史	291
第十一章	阿尔特柯瓦的长者	295
第十二章	塞利宾大夫	303
第十三章	在两个箩筐之间	308
第十四章	“圣女”出现在奈拉面前	312
第十五章	三个人	320
第十六章	诺言	326
第十七章	藏匿和沉思的姑娘	330
第十八章	奈拉决定出走	338
第十九章	驯化	344
第二十章	新大陆	356
第二十一章	杀人的眼睛	365
第二十二章	再见	382

曼索朋友(郭有鸿 杨明江译)

第一章	我不存在	389
第二章	我是马克西莫·曼索	391
第三章	我来讲讲我的邻居	399
第四章	我的学生马努埃尔·佩尼亚	405
第五章	谁能描绘堂娜坎迪达?	409
第六章	她名叫伊蕾内	417
第七章	我为学生高兴	420
第八章	唉,可怜的我哟!	428
第九章	家兄意欲献身祖国	434
第十章	我立刻想到伊蕾内	437
第十一章	怎样描绘我的迷惘?	441
第十二章	咳,什么诗人哪!	443

第十三章	她总是苍白	448
第十四章	天哪！那种企图是怎么在我身上产生的？	450
第十五章	她读什么书呢？	456
第十六章	昨天晚上您读什么书？	464
第十七章	我带着她	471
第十八章	先生们，真的	476
第十九章	餐厅的钟打了八下	482
第二十章	我感到不可思议！	484
第二十一章	第二天	491
第二十二章	事情正在进行	495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一页纸上的历史！	500
第二十四章	您应该发言！	506
第二十五章	我的想法折磨着我	512
第二十六章	她把手指放到嘴边要我沉默	515
第二十七章	伊蕾内的观点主宰着另三个人	524
第二十八章	佩尼塔发言了	530
第二十九章	噢，黑色的忧伤！	537
第三十章	难道您要走了？	540
第三十一章	她是个伪君子！	545
第三十二章	哥哥和我之间乌云密布	550
第三十三章	幸运的人道主义心肠！	554
第三十四章	我终于迈进了神秘之家的大门！	561
第三十五章	拉皮条的女人	569
第三十六章	这是我的！	573
第三十七章	天色渐晚	583
第三十八章	噢，说谎的背叛者！	589

第三十九章	我独自对着汤盘·····	596
第四十章	谎言,谎言·····	600
第四十一章	有心眼的姑娘背对光坐着·····	605
第四十二章	多么苦涩啊!·····	612
第四十三章	堂娜哈维拉跟我大发脾气·····	624
第四十四章	我的报复·····	627
第四十五章	我的母亲·····	631
第四十六章	他们结婚了吗?·····	636
第四十七章	缠住我不放·····	641
第四十八章	婚礼举行了·····	644
第四十九章	那天我病了·····	647
第五十章	让他们享受生活吧!我走了·····	652

悲 翡 达 夫 人

王 永 达 译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一章 比亚奥伦达! …… 停车五分钟! ……

第六十五次下行客货混合列车(此处无须说明铁路干线的名称)在第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二公里之间的一个小站停车的时候,乘坐在第二三等车厢的旅客们几乎都在睡觉,或是在打呵欠,因为清晨刺骨的寒气使人们无心到那毫无遮掩的月台上去散步。乘坐头等车厢的唯一旅客急匆匆地下了车,朝着车站的职员走去,询问那个车站是否就是比亚奥伦达站(这个地名和后面将要出现的许多地名一样,都是作者虚构的)。

“我们已经到了比亚奥伦达车站,”司机回答说。他说话的声音和当时正往货车厢里装的母鸡的咯咯叫声混合在一起。“我忘了提醒您,雷伊先生。我想这儿有人备了马匹正恭候您呢。”

“嗨,这儿的天气可真冷得出奇!”旅客说道,一面把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这个车站没有地方让人休息一会儿吗?得先暖和一下身子才好骑马在这冰天雪地里行走。”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司机因为有人有急事呼叫而转身走了,撇下我们这位陌生的绅士把半句话留在了嘴里。他看到另一个车站职员右手提着一盏灯向他这个方向走来,那盏灯随着职员脚步的节拍摆动着,射出一束束几何图形的光波。灯光像喷壶洒出的水一样泻落在月台上,构成了一个个“之”字形的花纹。

“比亚奥伦达站有小旅店或客栈吗?”旅客向提灯的职员打听道。

“这里什么也没有，”那人面无表情地回答道，随即朝着正在装载货物的工人们奔去，劈头盖脸地将他们痛骂了一顿，以致连笼子里的母鸡也被他那蛮横无礼的架式吓得咕咕直叫。

“最好马上离开这里，”绅士自言自语地说道。“司机告诉我这里备有马匹。”

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感到有一只恭敬的手轻轻地拉动他的斗篷。他转过身去，只见一团裹着黑乎乎的毛呢的黑影，一张卡斯蒂利亚庄稼汉的狡黠的褐色脸膛从毛呢的敞口处露了出来。他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粗笨的身材——这使他想起树丛中的欧洲山杨，他看到了在那破旧的宽边天鹅绒帽檐下闪烁着—对机敏的眼睛，看到了一只褐色有力的手握着一根绿色的马鞭，以及一双移动时弄得马刺铮铮作响的宽大的脚掌。

“您是雷伊家的堂^①何塞少爷吗？”他问道，一边举手行脱帽礼。

“是的。那么您就是悲翡达^②夫人的仆人啦，是来车站接我到奥巴霍萨去的。”绅士高兴地回答道。

“正是这样。等您愿意动身的时候……小马驹跑起来就像一阵风。我看堂何塞少爷肯定是个好骑手。贵族门第出身的人本来就……”

“从哪里走？”旅客不耐烦地说道。“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佩德罗·卢卡斯，”身裹褐色毛呢的人回答说，一面再次举手行脱帽礼。“但是大家都叫我利库尔戈^③大叔。少爷的

① 男子的尊称，置于名字之前。

② 含尽善尽美之意。

③ 原为古代斯巴达一个法学家的名字。

行李在什么地方？”

“在那个挂钟下面，一共三件。两只手提箱和一大箱给堂卡耶塔诺的书。你拿那个大箱子。”

过了一会儿，少爷和仆人便来到了这个茅屋般的车站的背后，踏上了一条由此延伸出去的小路，小路消失在附近光秃秃的丘陵中，从那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比亚奥伦达那破败的村舍。三匹马载运了一切：人和行李。绅士骑一匹漂亮的小马驹，利库尔戈大叔骑一匹性格温和体材中等的老马，行李则由一匹牡马驮着，它由一个腿脚矫健、性情刚烈的青年车夫牵着。

火车在马队启程前便离开了车站，它以客货混合列车的慢慢腾腾的节奏在铁轨上滑行。火车轰鸣着逐渐远去，地下传来深沉的回声。在进入第一百七十二公里处的隧道时，汽笛喷着蒸气，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吼叫，吼声在空中回荡。隧道从它那张开的黑洞洞的口中喷出一团白色的蒸气，发出一声喇叭似的哀鸣。火车的尖利汽笛声把一个个村庄、乡镇、城市和外省从睡梦中唤醒。这里是一声雄鸡高唱，那里接着又是一声。天色见亮了。

第二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当他们离开比亚奥伦达那破旧的房舍，开始上路的时候，那位年轻英俊的绅士这样说道：

“告诉我，索隆^①先生……”

“我叫利库尔戈，愿为您效劳。”

“啊，对。利库尔戈先生。您是古代一名有学问的立法专

^① 古希腊法学家。

家，我没说错吧。请原谅，我刚才弄错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告诉我，我的姑妈好吗？”

“她总是那么漂亮，”乡下人回答说，一面催马向前走了几步。“岁月对悲翡达夫人好像停止了脚步。俗话说得好，上帝赐福，好人长寿。这位天使会活到一千岁。假如人们对夫人的祝福变成羽毛的话，她用不着翅膀就可以升天了。”

“那么我的表妹罗莎里奥小姐好吗？”

“和她家里的人一样，都挺好！罗莎里奥简直是她母亲的一幅活肖像，我还能说她什么呢？堂何塞少爷，如果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您这次来是要和她结婚的话，您可真是如获至宝了，姑娘也无可抱怨。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啊。”

“堂卡耶塔诺先生怎么样？”

“总是钻在书堆里。他有一个比大教堂还要大的藏书室，还常到外面刨地寻觅一些上面刻有鬼怪符号似的字迹的石块儿，听说那是摩尔人写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达奥巴霍萨？”

“九点钟，如果上帝保佑。夫人见到她的侄儿时真不知会有多么高兴……罗莎里奥小姐昨天一整天都在为您收拾房间……因为母女俩从未见过您的面，一直在揣想这个堂何塞少爷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现在马上就要知道了。表妹见表兄，是桩大喜事儿。真是老天有眼，事随人愿。”

“我姑妈和表妹都还不认识我，”绅士微笑着答道，“便作出种种揣想，未免有点不够慎重。”

“说得是啊。所以常言道，你想初一，他想十五，”乡下人回答道。“但是您的相貌是没挑的……你们真是郎才女貌，天配姻缘。”

绅士没有听到利库尔戈最后的几句话，他有点心不在焉，若

有所思。他们来到一个拐弯处，乡下人领着马队拐过弯之后说道：

“现在我们得走这条小路。桥已经断了，只有从百合花坡那边才能涉水过河。”

“百合花坡！”绅士说道，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在这如此丑陋的地方却有那么多富有诗意的名字！从我在这块土地上开始旅行起，地名中可怕的讽刺和嘲弄意味已使我大为震惊。这片凄凉荒芜的不毛之地，却取了一个‘景秀谷’的名字。这个在贫瘠的土地上用土坯筑起来的小村庄，它穷相毕露，却居然称为‘富饶村’。那个尽是沙石，就连刺菜也不生长的沟壑竟叫作‘花谷’。在我们眼前的大概就是‘百合花坡’了？可是百合花在哪里呢，我的上帝？我看到的只有乱石和毫无生机的野草，称它为‘荒凉坡’倒是恰如其分了。除了比亚奥伦达^①算得上名副其实外，这里的一切都是讽刺。华丽的词藻掩盖着平庸而悲惨的现实。盲人在这里反倒是幸福的，因为听起来像天堂，看到的却是地狱。”

利库尔戈先生或许没有明白或许不愿意会绅士雷伊的话。他们涉水过了河。浑浊的河水翻滚着，急匆匆地奔流而去，仿佛要挣脱自己的两岸一般。这时，乡下人伸出手臂指着左边一片辽阔而光秃秃的荒野说道：

“这就是杨树坪。”

“我的土地，”绅士欢呼起来，放眼眺望着这块在晨光下闪闪发亮的凄凉土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从母亲手中继承下来的田产。可怜的母亲常常夸耀这块土地，对我讲述了它的许许多多的美妙故事。我小时候总以为，生活在这里就等于进了

^① 意即恐怖镇。

天堂。在杨树坪这块世界上最美最好的福地上，果子、鲜花、大大小小的猎物、山丘、湖泊、河流、诗一般的小溪、放牧的山坡……应有尽有。真见鬼！这里的人们是在幻想中生活。如果在我童年的时候，怀着慈爱母亲的信念和热情来到这里，这些光秃秃的小山丘，这些尘土飞扬或是坑坑洼洼的原野，这些破旧的农舍，这些散了架似的水车——从戽斗里漏出来的水足可以浇灌几亩白菜地，这幅我正在注视着凄凉懒散的景象，也会使我感到万分着迷的。”

“这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土地，”利库尔戈说道。“这地种鹰嘴豆再好不过了。”

“这么说，我该为此而庆贺，因为自我继承这块优质土地以来，它还没有给我出产过一文钱。”

这位聪慧的斯巴达立法家抓抓耳朵，叹了一口气。

“但是有人告诉我，”绅士继续说道，“一些毗邻的业主已经把他们的犁头伸进了我这块广阔的土地，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将它蚕食掉。利库尔戈先生，这里既没有界石、地界，也没有真正的产权。”

乡下人沉思了片刻，像是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然后这样说道：

“那位帕索拉戈大叔，因为他长于心计，我们都叫他哲学家，是他越过小教堂把犁头伸进了杨树坪，积少成多，他已经侵占了六公顷土地。”

“真是空前绝后的学说，”绅士笑着说道。“我敢打赌他不是唯一的……哲学家。”

“俗话说得好，谁有能耐，谁来干。只要鸽房里不缺饲料，鸽子就少不了……但是堂何塞少爷，可以这么说，主人眼里的奶牛总是肥的，您现在已经在这里了，就努力收复您的田产吧。”

“也许没有那么容易，利库尔戈先生，”绅士回答说。他们三人正要走上一条小路，路两旁的茂盛而早熟的小麦长势喜人。“这块地种得很不错。我看在杨树坪并非一切都是那么悲惨和贫困。”

乡下人摆出一副可怜相，对被绅士称赞的土地装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用一种谦卑的语调说道：

“少爷，这是我的地。”

“对不起，”绅士风趣地回答道。“那么，我倒想把镰刀伸进您的地里去了。显而易见，哲学在这里是可以传染的。”

他们下到了一条小山溪，那是一条水流枯竭的溪谷。过了溪谷，走进一片尽是石头的平川，那里连最微小的植物都难以见到。

“这块地太糟糕了，”绅士说着，转过脸看看稍稍落后几步的向导和旅伴。“在这块地里您很难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它全是淤泥和沙石。”

利库尔戈十分温顺地回答道：

“这……这是您的地。”

“我看这里凡是糟糕的土地全都是我的。”绅士爽朗地笑着肯定道。

他们交谈着，重又回到了大路。这时候，阳光快活地射进西班牙大地上千家万户的窗户和天窗，使整个田野都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之中。无垠的苍穹晴空万里，仿佛更加浩瀚，离地面更高，像是要从更高处俯瞰和观赏大地。寸草不生的荒野，被分割成一个个三角形或四边形，斑斑驳驳，有草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褐色的或浅绿色的，活像一块铺在太阳底下的破烂不堪的斗篷。在这块寒酸的斗篷上，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曾进行过史诗般的战斗。是的，光辉的田野，但往昔的战争已经把它变得令

人毛骨悚然。

“今天的太阳好像有点灼人，利库尔戈先生，”绅士说道，略微松了松裹在他身上的斗篷。“多么令人忧伤的路！一眼望去，竟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一切都被颠倒了，真是莫大的讽刺。这里既没有大杨树，也没有小杨树，为什么偏要叫杨树坪？”

利库尔戈大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正全神贯注地谛听远处突然响起的嘈杂声。他惶恐不安地勒住了坐骑，用阴郁的目光探望着远处的道路和山冈。

“出了什么事？”旅行者问道，同时也勒住了马。

“您带武器了吗，堂何塞？”

“一支左轮手枪……啊！我明白了，有盗贼？”

“可能……”利库尔戈心怀疑虑地回答道。“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响……”

“咱们去看看……走！”绅士说着用马刺刺了一下他的马驹。“没有那么可怕。”

“冷静些，堂何塞少爷！”乡下人大声嚷着阻止他。“这帮家伙比魔鬼还坏。有一天他们杀害了两位去乘火车的绅士……咱们可不能开玩笑。大力士加斯帕隆、小火星佩皮托、梅伦盖和阿奥尔加·绥格拉斯，我这一辈子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们还是绕小路走吧。”

“朝前走，利库尔戈先生。”

“向后走，堂何塞少爷，”乡下人带着一种忧伤的口气争辩道。“您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是上个月盗走了卡门教堂里的圣餐杯、圣母的冠冕和一对烛台的那伙人，也就是他们两年前抢劫了开往马德里的一列火车。”

听了如此可怕的故事后，堂何塞心里未免有点胆怯。

“您看到远处那座陡峭的山冈了吗？那伙盗贼就藏在叫

做‘君子寨’的几个岩洞里。”

“君子寨？”

“是的，少爷。他们趁地方治安警察疏忽之机，下山来见到什么就抢什么。您没看见在那边拐弯处竖立着一个十字架吗？那是为纪念一个在选举中遇难的比亚奥伦达镇长而立的。”

“对，我看到那个十字架了。”

“那里有一所旧房子，盗贼们就躲在那里等候过往的客商。他们把那所房子叫‘快活居’。”

“快活居？”

“如果所有经过那里遭到抢劫并被害的人复活的话，都能组织一支军队了。”

正在他们交谈的时候，离他们更近的地方又响起了枪声，搅扰了旅行者的紧张的心情。惟独那个农村小伙子情绪高昂地请求利库尔戈先生准许他前去看看就在附近进行的战斗。看到小伙子的坚定决心，何塞对自己产生的恐惧或至少对盗贼的敬畏之心感到羞愧难当。于是他策马向前，高声喊道：

“我们一起冲过去。也许我们能给那些身陷绝境的不幸旅客助一臂之力，教训一下这些‘君子们’。”

利库尔戈竭力说服青年人相信，他的建议是鲁莽的，以及他那见义勇为的想法也是徒劳的。因为那些遭抢劫的人已经被抢了，或许已经被杀了，已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了。正当青年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利库尔戈那番明智的劝戒充耳不闻并坚决反对的时候，几个马车夫赶着一辆四轮马车从下面的大道上若无其事地朝他们走来，告诉他们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嘴里哼着歌谣，毫无戒备地走过来，不像是有着什么大的危险。事实也果真如此。因为，据车夫们说，那枪不是盗贼们放的，而是治安警察放的，是为了叫被押往比亚监狱的六七个盗贼老实些。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利库尔戈说道，指着大路右边不远处的缕缕轻烟。“在那里把他们送上西天。这是常有的事。”

绅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我向您堂何塞少爷担保，”斯巴达立法家语气坚定地说道，“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因为起诉那些无赖是毫无作用的。法官轻描淡写地教训他们一下就把他们释放了，就是判上他们六年徒刑，去服苦役，也还有可能逃脱或得到赦免，他们会重又回到‘君子寨’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枪了事！哪个会知道这是谁干的。把他们押往监狱，路过某个合适的地方时……啊！狗东西，你们想逃跑……砰、砰……开庭、传证人、审案、判刑……总共只用一分钟。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那么我们往前走，加紧赶路吧。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景致。”

当他们经过快活居时，在离大路不远处看到了一伙治安警察，读者已经知道，在几分钟前，他们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判决。那个农村小伙子因为没被准许走近去看看那些仍在抽动的盗贼的尸体，心里很不高兴，因为从远处可以看到那些可怕的尸体堆积在一起，他们继续往前赶路。可是，还没有走出二十步远，就觉得有一匹马从他们背后飞驰而来。马跑得那样快，转眼间就来到了他们跟前。我们的旅行者回过头来，看见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半人半马怪，因为再也不能想象在马和骑手之间有如此完美协调的结合了。那人体格粗壮，肤色红润，一对大眼炯炯有神，大脑袋，上唇一道黑髭，中等年纪，一句话，他的外表粗鲁、神情逼人，看上去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他骑一匹胸肌发达、性格狂暴的骏马，那样子就像希腊神殿里的人马座雕像一般。他的马是按当地漂亮的时式备的鞍，马的臀部挂着一个大

皮囊，皮囊盖上写着粗壮的两个字：邮政。

“喂，您好，卡瓦尤科先生。”当那人走近的时候，利库尔戈向他打了个招呼。“怎么，我们走在您的前面了！不过如果您愿意，您会先到的。”

“咱们先喘口气吧，”卡瓦尤科回答道，同时让他的马放慢步子，和我们的旅行者的马同步前进，一面仔细地打量着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竟然有如此英俊的同伴……”

“这位先生，”利库尔戈笑着说道，“就是悲翡达夫人的侄儿。”

“啊！……久仰久仰……我亲爱的先生和主人。”

两人互相致礼问候。显然，卡瓦尤科在施礼时流露出一种傲慢和唯我独尊的神情，至少想显耀一下他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要人。当这位高傲的骑士离开他们后，不一会儿又驻足与两名走在大路上的治安警察交谈的时候，旅行者问他的向导：

“这人是谁？”

“还会是谁？是卡瓦尤科。”

“谁是卡瓦尤科？”

“什么！……您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乡下人说道，对悲翡达夫人的侄儿的愚昧无知甚为惊讶。“他非常勇敢，是个杰出的骑手，方圆四周首屈一指。在奥巴霍萨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说真的……像上帝的祝福一样美好……他在这一带是杰出的首领，省长见了他也要向他致脱帽礼呢。”

“选举的时候……”

“马德里政府在写给他的公文上也要尊称一声阁下……他舞起棍棒来就像圣克里斯托瓦尔一样娴熟，他使用武器就像我们摆弄自己的手指头一样随意。以前设关卡的时候，谁也不能奈何他，每天夜里城门口都有枪声……他手下有一帮千金难得

的人，因为他们也都是样样精通……他常接济穷人，如果外地来的人胆敢碰一下奥巴霍萨人的一根毫毛，他就会找他算帐……马德里的士兵几乎从不到这里来。只要他们在这里，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因为卡瓦尤科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向他们挑衅。他现在生活贫困，包下了运送邮件这差使。但他正怂恿市政厅重设关卡，以便由他承包下来。我不知道您在马德里怎么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帮派头子卡瓦尤科的儿子，他的爷爷也叫卡瓦尤科，是更早时候帮派里的人……现在到处都传说又要拉山头了，因为一切都被扭曲了，黑白颠倒。我们猜想他大概也要被卷进去，以便完成他父亲和爷爷的基业。他们两人出生在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荣耀。”

当我们的旅行者看到他所到之处还残留这类游侠骑士，感到十分震惊。可是他没有机会再提新的问题了，因为提问题的对象已参加到他们的行列里来了。他心情沉重地说：

“治安警察杀掉了三个人。我已告诉队长多加小心。明天省长要跟我们谈话，我……”

“您要去……”

“不，省长到这里来，利库尔戈先生。您知道上边要派几个团进驻奥巴霍萨。”

“是的，”佩佩·雷伊兴奋地笑道。“在马德里我就听说，人们担心这里有盗贼起来造反……还是提防着点好。”

“马德里的人尽是胡说八道，”人马座大声嚷道，吐出一连串污言秽语。“在马德里尽是一些流氓无赖……为什么要派军队到我们这儿来？是想多征我们税收和再征一次兵？我发誓！……如果没有山头，也该拉山头了。这么说，”他狡黠地盯着绅士补充道，“您是悲翡达夫人的侄儿啦？”

那位勇士的语气和他那骄横的目光激怒了青年。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是的，先生。能为您效劳吗？”

“我是夫人的朋友，我十分疼爱她，”卡瓦尤科说道。“既然您是去奥巴霍萨，那么我们就在那里见面。”

他没再说什么，随即用马刺刺了一下坐骑，胯下马飞驰而去，消失在滚滚的烟尘中。

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堂何塞少爷无心交谈，利库尔戈也不想多开口——之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坐落在山坡上的拥挤的旧房子，有几座黑色钟楼耸立其间，山顶上是一座古老破败的城堡。墙皮剥落的残壁和落满灰尘的土房构成了这个城镇的基调。几段堞形城墙的残垣下，数以千计东倒西歪的茅舍露出了用土坯堆成的门面，犹如一张张向过往行人求乞施舍的乞丐那贫血而饥饿的面孔。一条十分可怜的小河，像马口铁带子似的环绕着这个小城镇。小河流经之处，滋润了几个果园，唯有那枝繁叶茂的果树能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出入的人们或骑马或徒步，虽然显得稀少零落，却也给那个充满废墟和死亡而不是兴旺和生命的城镇增添了几分生气。在路边爬来爬去向行人乞讨小钱的令人厌恶的乞丐，构成了一幅痛楚凄凉的画面。这就是从那坟墓裂口处所能见到的生命，在那里，这座城镇不仅被埋葬，而且已经腐烂了。当我们的旅行者们走近时，几只钟杂乱地敲响起来，钟声告诉人们，那具僵尸的亡灵还没有散去。

所谓奥巴霍萨城，既不在迦勒底，也不在科普特，而只是在西班牙的地理书上有这样一段说明：人口七千三百二十四人，有市政厅，主教管辖地，审判所，修道院，种马场，中学及其它公共设施。

“大教堂里正在做弥撒，”利库尔戈大叔说道。“我们到得比我预想的要早。”

“您故乡的外观，”绅士说道，一面审视着他眼前的景象，“糟得不能再糟了。奥巴霍萨这座历史名城，毫无疑问，它的名字是从‘圣城’衍化而来的，可看上去就像一个垃圾堆。”

“这里只不过是城郊，”向导不悦地说道。“当您走进皇家大道和督军大街时，就可以一睹像大教堂那样雄伟壮丽的建筑的风采了。”

“我不愿在还没有熟悉奥巴霍萨之前说它的坏话，”绅士分辩道。“我刚才说的话并不带有蔑视的意思。这座城市，不管它是卑微可怜，还是美丽神圣，对我来说，它永远是可亲可爱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母亲的故乡，而且还因为在这里生活着我虽未曾见面，但却已经爱上了的人们。让我们现在就走进这座神圣之城吧。”

他们上了靠近主要大街的一条道路，贴着果园的围墙往前走。

“您看见这个大果园尽头的那幢高大房屋了吗？我们就要从果园的围墙边经过。”利库尔戈说着，用手指了指一堵重新粉刷过的高大围墙，围墙里的房子看起来才是可以舒适居住的唯一住宅。

“噢……那就是我姑妈的府邸？”

“说得对。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背面。它的正面朝向督军大街，有五个铁阳台，看上去就像五个城堡。围墙后面的那个美丽的果园就是夫人的，如果您在马镫上站起身来，就可以看到整个果园。”

“这么说，我们已经到家了，”绅士说道。“难道不能从这里进去吗？”

“有一扇小门。不过夫人已命人把它堵死了。”

绅士从马镫上站起身来，尽量把脖子伸长，越过围墙向果园